

冷战后美国政府对朝鲜的 战略思维探究^①

李 枏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一直在“接触对话”与“孤立施压”之间游走。一方面,美国对朝鲜施以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军事威慑,甚至以军事打击相威胁;另一方面,待朝鲜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再与朝鲜进行接触,迫使其弃核。美国对朝政策鲜明地反映出美国对“敌对国家”的战略思维特征。然而,这种战略思维却导致了其政策的不连贯性,不但无法迫使朝鲜就范,反而增加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刺激朝鲜加强核武和导弹能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蹒跚不前。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美朝关系 朝核危机 极限施压与接触 战略忍耐 次级制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将朝鲜半岛视为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然而,“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在朝鲜半岛减退,美国此后历届政府仍将“威慑朝鲜”作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以维持足够的驻韩美军并强化巩固美韩安全同盟作为其主要战略支柱。这种“冷战思维”不仅导致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迟迟不能和解,也使得朝鲜走上了发展核武以维护国家安全的道路。为了确保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主导权,以免失去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同时为了防止核扩散以及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开始关注朝鲜核武计划以及中远程导弹

^①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同时感谢赵梅对本文写作的建议和帮助。文中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的发展,美朝关系相互敌视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这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达到了高峰。2018年6月,美朝两国首脑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会谈。2019年2月,美朝第二次首脑会谈以“无协议”收场,两国彻底改善关系仍然长路漫漫,这鲜明地反映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思维。

一 “战略思维”与美国对朝鲜的战略思维特征

在漫长的人类冲突过程中,战略构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法国军事思想家安德烈·博弗尔(Andre Beaufre)认为,战略是“两个对立意志使用力量以解决其争执时所用的辩证法艺术。”^①当一国要实施和贯彻自己的对外战略时,其战略思维是至关重要的。它体现出国家重复性战略行为中所隐藏的固有文化模式,反映出一国精英与大众对威胁的认知、对其他国家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当然,这种认知往往与现实存在偏差,以致一国在制定对外战略上,对威胁经常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导致政策的失误。总体而言,一国的战略思维包括目标、计划、谋算与手段选择。可以说,它既有战略的普遍性,也具有某些特殊性。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思维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对外战略将一国战略的制定视为一种全盘考量,“是包容性而非独立性的,是结构性而非随机的。”^②它要求决策者抛弃日常处理国家事务的模式流程,而要更为关注整体战略视野。面对外来威胁,决策者需要权衡这些威胁所带来的后果,将国内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的反应放入关注重点。布热津斯基曾认为,“具有战略性的政策必须是一种视野广阔的计划,它不仅包括具体的战略战术,也必须时刻关注特定地区的反应或特殊目标的实现。”^③

第二,战略思维具有固化性。战略思维体现出一国对威胁的连续性与经久地思考,因此表现出相当的固化特征,很难打破固有的观念。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在运用冷战时期对苏联实行的遏制战略,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虽然每届政府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各自的对外战略,但由于外在威胁或利益的持续存在,使美国“冷战思维”一直保持着连续性。

第三,战略思维的凝聚性。“一项成功的政策依靠的是对于细节耐心的设计以

① 博弗尔著:《战略绪论》,载《西方战略经典》(范林森校译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0页。

② Terry L. Deibel, *Foreign Affairs Strategy: Logic for American Statecraf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NSC’s Midlife Crisis,” *Foreign Policy*, Vol. 25, No. 3 (Winter, 87 ~ 88, 1996), p. 96.

及将多种个体行为纳入具有凝聚性战略的毅力。”^①美国政治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也指出:“具体而言,每天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争论几乎都集中在北约东扩、中国、美日联盟、波斯尼亚、大规模武器扩散、贸易政策,以及预算开支等事务上。然而,它们其实都不是相互隔离的事务。对外战略的功能就是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②这种凝聚性不仅体现在决策体系的相互协调与高效上,而且更体现在手段之间、目标之间、利益与威胁之间、代价与收益之间的整合。“如果忽视事件的相关性就会损害一项政策的凝聚力”^③

在漫长的冷战时代,美国国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即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性的思维模式。具体而言,它有如下特征:

国际政治的特征就是“共产主义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冲突。

每个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将与“自由世界”为敌。

美国必须与共产主义对抗才能捍卫国家利益。

“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性就是对外扩张,建立霸权。

只有美国才有能力、责任和权利维护“自由世界”。

构筑集体安全是必须的。美国必须捍卫盟国的利益。

在压力下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让步就是绥靖。

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首要条件,美国必须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核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必须要避免。^④

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消亡,美国的冷战思维依然顽强地植根在美国的决策机构之中,“共产主义国家”被“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所代替,成为美国新的威胁,而这种惯性思维并未改变。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主要利益就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平及其稳定的现状,同时威慑朝鲜的“侵略行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思维除了带有上述浓厚的“冷战思维”特点,也表现出一些更为独特的思维定式。在这其中,“傀儡意象”是其中较为突出的观念。

“傀儡意象”是美国针对中小敌对国家所持有的典型战略性思维,即把这些国家看作大国的“棋子”或“代理人”。对待这种国家,美国的基本思维定式是要求这些国家的“所属大国”进行管控,通过大国对其施压或施加影响,来谋求改变这些“傀儡”

①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415.

② Christopher Layne,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1998), p. 8.

③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 129.

④ Morton H. Halperin and Priscilla A. Clapp,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pp. 9 ~ 10.

的行为,同时以敌对国家为由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并试图从内部改变这些国家,使之成为自己的“傀儡”。这种“傀儡意象”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与传承性,即使现实的情势发生改变,这种固定观念往往在决策过程中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长久以来,美国对朝鲜的认知几乎就停留在这种“傀儡意象”之中。1948年,金日成建立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美国就将它视为苏联在亚洲的“傀儡”,其政治、经济、军事都由莫斯科所控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更将朝鲜列为苏联、中国在远东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棋子,对其独立性完全予以忽视。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力量被分类成“挺苏派”“挺华派”“挺日派”“挺美派”等,金日成建立起的政权则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苏联的“傀儡”。朝鲜战争使美国颜面扫地,而这种“傀儡意象”的解释却可在相当程度上抚慰美国受伤的心理:即美国并不是与朝鲜单独作战,而是与其背后的苏联、中国等大国进行较量。这种“傀儡意象”随后成为主导美国对朝决策的主要因素,而朝鲜的自主性则被掩盖下去。

1968年1月23日,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在朝鲜东岸的元山港外海的日本海海域进行情报搜集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船上所有船员,史称“普韦布洛号危机”。“普韦布洛号”落入朝鲜之手的消息虽然震惊了整个美国,但在美国看来,“普韦布洛号”事件依然是“苏联操纵的结果”。为了让朝鲜释放船员,美国一开始并没有直接与朝鲜进行谈判,而是向苏联寻求帮助。显然,苏联不能说服朝鲜。经过近一年漫长的谈判,美国政府最终承认其电子侦察船侵入朝鲜领海,并发表书面声明进行道歉。“普韦布洛号危机”中朝鲜的行为显然是“傀儡意象”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这也驱使美国重新审视朝鲜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能力,但战略思维的固化使得美国依旧无法走出这种桎梏。

冷战结束后,随着东欧剧变,美国起初认为朝鲜会跟随东欧、苏联的脚步走向崩溃,但朝鲜最终坚持了下来,究其原因是朝鲜长期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而在美国看来,朝鲜的幸存是因为中朝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支持以及援助。于是在“傀儡意象”思维的作用下,朝鲜又被视为中国的“傀儡”,甚至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朝鲜已经成为“中国东北的第四省”。^①因此,此后美国历届政府在朝核问题上都一味寄希望于中国向朝鲜施压,将朝核问题归咎于中国一国。在美国看来,只要中国改变既有的对朝政策,通过经济手段制裁朝鲜,则朝鲜必将就范。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美朝之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和解机会。

目前国内对美朝关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博弈。而朝核问题只是美朝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未得到探究与诠释,尤其用战略视

^① Victor Cha, *The Impossible State: North Korea, Past and Future* (NY: Harper Collins, 2012), pp. 315 ~ 345.

角评估美朝关系仍显薄弱。西方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对朝鲜的敌视与偏见很难使其对美朝关系的演变有客观地评估。美朝关系起起伏伏,究其原因,正是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形成的对朝战略思维所致,本文试图就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进行梳理,从而大体总结出其对朝战略思维的形态与特征,并评价其得失。

二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朝“双轨战略”

经过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朝鲜半岛一直维持两极对立的格局。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也始终维持在封锁和孤立的状态。朝鲜战争后,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美韩经济协定》(1953年12月)《美韩军事经济援助协定》(1954年11月)《美韩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1956年11月)等多项双边条约、协定以及附件,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式将朝鲜列入韩美两国军事联盟的直接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将《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纳入遏制苏联全球扩张的战略中,并长期对朝鲜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慑。在冷战后期,里根政府担心苏联扩张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因此加快改善与朝鲜的关系。1988年10月,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允许美朝外交人员之间举行非正式会议。1988年12月5日,美朝两国在北京首次实现了参赞级的官方接触。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前,美朝共举行了七次会谈。虽然美国部分解除了对朝鲜的制裁,但两国谈判的焦点始终集中在驻韩美军撤离和美朝关系正常化等敏感问题上。因此,谈判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因其间突发的危机致使两国关系更为恶化。由于美朝关系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长期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加之在冷战两极格局的大框架下,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朝鲜战争”历史记忆的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从而导致朝鲜半岛上酝酿着一场潜在的危机。

冷战结束后,朝鲜核武及中远程导弹发展十分迅速,克林顿政府内部对如何看待美朝关系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对于应该如何迫使朝鲜弃核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可分为两派:接触派认为朝鲜发展核武的目的是对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感到不安全,在美朝对朝敌视政策下,朝鲜希望藉由发展核武器的方式获得安全感,或者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进而获得经济上的援助。所以,美国应该与朝鲜交往,协助朝鲜改善国内经济并对外开放,尽早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如果只是一味对朝鲜采取遏制政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刺激朝鲜做出更为“挑衅”的行为。对朝强硬派认为,朝鲜并未放弃武力解决朝鲜半岛统一的企图,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也很坚决。朝鲜表示愿意谈判只是拖延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以及外交压

力的手段而已,目的在争取更多时间完成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与朝鲜交往不但无法改变朝鲜,反而让朝鲜有喘息的机会,援助朝鲜也只是有利于朝鲜的军事发展。因此,美国需要对朝鲜进行强有力的施压,迫使其放弃核武器。

纵观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其战略思维偏向以务实性接触为主。1994年,克林顿政府与朝鲜签订《朝美核框架协议》,同意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组织,为朝鲜建设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以取代朝鲜的石墨核反应堆,为朝鲜提供电力能源。美国同意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朝鲜同意冻结并最终拆除其石墨反应堆及其他相关的核设施。美国和朝鲜同意在各自首都为对方设立联络办公室,并最终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向朝鲜做出正式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朝鲜承诺将采取措施,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等。自此,以《朝美核框架协议》为轴心的“接触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朝鲜的主要政策基调。1998年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引起美国国会的强烈不满,美国国会要求克林顿政府对朝鲜政策重新评估。于是,克林顿政府责成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担任对朝政策的协调者,在经过将近八个月的评估后,美国政府发表著名的《佩里报告》,这份报告随即成为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总结。《佩里报告》建议克林顿政府对朝鲜采取“双轨战略”,即先对朝鲜进行接触,以谈判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并与其他周边国家进行紧密的政策协调。如果透过和平方式无法解决问题,克林顿政府就必须回到冷战时代的遏制政策。^①

“双轨战略”的核心是将美、日、韩三国力量加以整合,在迫使朝鲜弃核的共同目标下发挥相互协调和支援的作用。第一轨是与朝鲜展开全面、综合性的谈判,议题广涉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及人权问题,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②在第一轨中,美国及其盟友将在循序渐进以及互惠基础上降低对朝鲜的威胁。这个方式也可以让朝鲜放心地与美国及其邻国和平共存,专心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以及导弹,美国就会与朝鲜关系正常化,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日本以及韩国也将配合与朝鲜关系正常化。“双轨战略”的第二轨就是如果谈判行不通,美国就立即恢复对朝鲜的孤立和施压政策。当然,这也需要盟友的密切支持和配合。一旦美国明确重返对朝鲜的施压,美国及其盟友将相互合作,实施对朝的遏制政策。“双轨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以两轨并进的方式,确保美国对朝鲜政策不受制于朝鲜,同时确保政策的灵活性。纵观克林顿政府时期,“以谈判促弃核”是其主要的战略手段。

① William Perry, “Review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ctober 1, 1999, available at: <https://www.ncnk.org/resources/publications/PerryReport1999.pdf>.

② Young Jeh Kim, “An Analysis of Kore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2001 and Beyond,” *Korea Observer*, Vol. 32, No. 3, (Autumn 2001), pp. 338 ~ 340.

克林顿政府对朝“双轨战略”的特征是加强美国对朝接触的弹性,同时稳定东亚的盟友。^①克林顿政府时期,美朝谈判引起了韩国金泳三政府的极大不满,为了既保证短期内可以解决朝鲜核武以及导弹问题,又不至于引起盟友的不满,“双轨战略”可以视情况在第一轨以及第二轨中随意变换,不必受制于朝鲜和盟国的反应,这样就会使美国对朝政策的弹性增加。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战略需要盟友的积极配合。1998年3月,美国与韩国、日本成立三边协调监督小组,作为对朝政策沟通协调的管道。这个机制由三国政府高级官员组成,能够帮助三国协调对朝鲜谈判策略,而且能够经常向韩日领导人咨询对有关议题的看法。

然而“双轨战略”也有其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对朝鲜根深蒂固的敌视与怀疑使克林顿政府无法说服国内以国会为代表的对朝强硬派。由于对朝的敌视观念在美非常普遍,在国内没有共识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很难顺利推行接触政策。美国对朝强硬派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阿拉伯半岛上采取极为强硬的手段,却在朝鲜半岛与朝鲜政策谈判,会让周边国家误以为美国害怕朝鲜,使朝鲜政权更加有恃无恐,也会使得盟国对美国的力量失去信心。^②还有一些人认为,朝鲜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应对朝鲜的最佳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让朝鲜政权自然瓦解。^③这样美国不用花费任何成本,让时间解决朝核问题就行了。^④其次,由于“双轨战略”涉及各种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多,既模糊了无核化的目标,又造成美朝之间不信任感增加。再次,“双轨战略”十分强调美国与盟国间的密切配合,不过美国、日本及韩国虽然在朝核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是利益的优先顺序却在三国内不尽相同,协调上的困难也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

从上可以看出,“双轨战略”的出现反映出美国冷战后对朝鲜战略思维的几个特点:首先,由于朝核问题并不在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优先地位,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盟友的配合和积极支持。巩固盟友关系是此后历届政府对朝战略思维的核心;其次,“政权更替”一直被认为是克林顿政府潜在的目标,反而干扰了实现无核化的根本目标,从而导致这种战略不仅无法取得朝鲜的信任,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疑虑。再次,“对敌国不可进行绥靖”的想法使得国内政治长期干扰美朝对话,也使得美国无法保持对朝政策的连续性。冷战后美国国内围绕朝核问题一直争论不断,妨

① William Perry, “Review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 C., October, 12, 1999.

② “23 Million Inmates in One Jail,”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4, 1999.

③ William Taylor Jr., “The Best Strategy Is Do Nothing,”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 1998.

④ Thomas Ricks, “Nightmare Prospect of Nuclear Rogue States Makes North Korea at the Hot Stop That Worries US Mos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1999, p. 24.

碍了决策层政策的制定和行政部门的贯彻执行,从而导致“双轨战略”无法实现真正的“软着陆”。2000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朝,她成为朝鲜战争结束后访问朝鲜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美朝和解的大门似乎已经打开。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奉行“去克林顿化”强硬路线的小布什政府的上台,美朝关系和解进程中止。

三 从“鹰式接触”到“六方会谈”: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朝政策

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在对朝鲜政策制定上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从小布什政府组建开始,小布什就认定朝鲜领导人是“令人生厌的专制君主”,不应继续掌控朝鲜的政权。^①因此在一上任后就宣布要重新评估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美国学者爱德华·奥尔森(Edward Olsen)认为“自2001年以来,总统在朝核问题上的主观性信念越来越强烈,这种信念于是成为整个决策过程的主调,甚至当总统确信他的信念是‘正确’的时候,他可以要求整个决策过程为他服务。”^②小布什政府认为克林顿政府太过“姑息朝鲜”,不断在经济上援助朝鲜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朝鲜改变,反而使得朝鲜有机会休养生息,恢复其政权的元气。因此,小布什政府对朝鲜实施“鹰式接触政策”,虽然表示美国仍愿意与朝鲜针对武器管制等议题进行谈判,也愿意继续在经济上给予朝鲜援助,但是必须在互惠及对朝鲜核导进展有查证的情况下进行,同时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计划。^③不仅如此,对朝强硬派也接受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艾博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的预期,朝鲜将接近崩溃的边缘,它现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通过外部的援助与投资。艾博斯塔特的建议是:“拉拢中国,以全力拖垮朝鲜。”^④“鹰式接触”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朝鲜的“政权更替”,其手段包括军事打击、大规模报复、经济援助、安全承诺、多边谈判。但即使是和平手段,美国也必须保持强硬的姿态。^⑤2002年1月2日,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对“邪恶轴心”进行全面的反恐战争。尽管朝鲜在九一一事件以后发表反对恐怖主义的声明,但美国仍将朝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伊朗、伊拉克一起称为“邪恶轴心”。

① Mike Allen, “President Has Tough Words Towards for North Korea: Vision of Unified Peninsula Accompanied by Criticism,”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02.

② Kwak Tae-Hwan and Seung Ho Jo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shgate, 2006), p. 61.

③ Victor Cha and David C. Kang, *North Korea: 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3.

④ Daldder and Lindsay, *American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 30.

⑤ Michael Mazarr, “The Long Road to Pyongyang,” *Foreign Affairs*, Vol. 86, Issue 5 (Sep./Oct. 2007), p. 22.

同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其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把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核打击的目标。这令朝鲜相当不满。针对美国的遏制政策,2002年12月,朝鲜宣布重启核设施并于2003年1月再次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对8000根乏燃料棒进行后处理,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局势再度骤然紧张。

需要指出的是,“鹰式接触”战略是小布什政府部门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它突出地反映出美国对朝强硬势力的战略思维。从战略意义上而言,这种强制外交在威胁认知与意图判定上并不谨慎,对朝鲜政治体制的无知、对朝鲜周边国家的轻视,加之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与偏执心理,都造成了“鹰式接触”战略本身缺乏灵活性。小布什政府一直认为通过压力会使“共产主义国家”的僵硬体制发生变化,就像苏联一样迟早会发生质的变革。^①因此,“鹰式接触”强调速战速决,一方面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孤立、包围与制裁的政策;另一方面,单方面制定与韩日的同盟的关系,将韩国与日本牢牢地束缚在其防御体系中,反对他们单独与朝鲜进行和解。然而,这些持续性压力并未对朝鲜的内政外交带来美国所期待的果效,反而引起了来自朝鲜与韩国金大中以及卢武铉政府的强烈反弹。在此后引发的第二次朝核危机中,“鹰式接触”战略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其结果是使东北亚局势变得更为动荡。

第二次朝核危机促使小布什政府认真思考与朝鲜的谈判方式,即在《朝美核框架协议》无效且遏制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美国需要采取新的政策,以应对新形势。这最终为构建新的多边谈判框架,即六方会谈奠定了基础。自2003年4月以来,美国参加了历次六方会谈。2005年9月19日,第四轮六边会谈发表《共同声明》。在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美国确认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同时,美国也同意与其他四方提供能源援助。从《共同声明》中,可以看出,小布什政府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务实主义路线,实际上正式宣告了“鹰式接触”战略的终结,美国不再坚持朝鲜必须公开承认拥有秘密浓缩铀计划,也不需立刻停止或者冻结正在进行的新武器级钚材料的提取计划。不仅如此,美国声称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参与对朝鲜的能源援助,从而缓和在援助问题上回避的态度。六方会谈先后达成“无核化路线图”和“落实无核化”的行动计划。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朝鲜提交核申报材料并启动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作业,美国则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删除,朝核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但围绕核验证问题,美朝再次陷入对立状态,在小布什政府卸任之前这一问题未能取得进一步进展。

^① Richard Haass, “Regime Change and Its Limit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Issue 4 (Jul./Aug. 2005), p. 23.

总之,小布什第二任期对朝政策的方针是依靠“六方会谈”作为一种国家间处理危机的有效机制。尽管这种政策在具体问题与行动上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其效果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进一步升级乃至失控。可以说,美国在六次六方会谈中逐渐以务实、理性、灵活的态度参与其中,并在更大程度上对朝鲜的利益诉求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双方在分分合合的较量中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平台,从而有助于双方了解其国家的根本利益与底线。可以说,美朝的互信机制正是通过六方会谈得以建立起来的。一项谨慎的战略需要对利益有清晰的界定以及战略伙伴的有效协作。通过六方会谈,带有强烈冷战思维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思维逐渐淡出白宫的决策圈,“政权更替”的目标被放弃,成为小布什执政后期对朝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策并未在美国国内达到高度共识,对朝强硬派仍表示出高度不满,这也影响了此后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战略考量。

四 “战略忍耐”: 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孤立与施压政策

奥巴马执政初期希望继续采取对朝鲜的务实政策。2009年1月,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对那些“美国的敌人”宣称:“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会向你们伸出手。”^①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宣称,“如果朝鲜真正、彻底、可信地废除其核计划和导弹项目,奥巴马政府将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以一个永久的和平条约来代替朝鲜半岛的长期休战协议,并致力于满足朝鲜人民的经济和能源需要。”^②然而,2009年2月,朝鲜宣布发射卫星,3月17日,朝鲜逮捕了进入朝鲜境内的两名美国记者。5月25日,朝鲜再次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到2009年年底,奥巴马政府最终放弃了与朝鲜的接触政策,制定出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

“战略忍耐”政策是在朝鲜进行新的“挑衅行为”以后不急于与朝鲜进行谈判,同时巩固美韩同盟关系,并“与六方会谈各方保持密切协商”^③,让周边国家形成合力使朝鲜更为孤立,以静制动来等待朝鲜先行变化。^④首先,奥巴马政府拒绝与朝鲜进行正式的直接对话,除非朝鲜进行全面无条件的弃核。在朝鲜不断声称已成为“核国

① “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09/01/20/us/politics/20text-obama.html?_r=0.

② Akutsu Hiroyasu, “Briefing Memo: Forecast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ews*, No. 130, March 2009, p. 1.

③ “President Obama Condemns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VOA News, November 9,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a-13-2009-05-25-voa36-68687992/408974.html>.

④ Michael Green, “President Obama Condemns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VOA News, November 9,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a-13-2009-05-25-voa36-68687992/408974.html>.

家”的情势下,奥巴马政府担心美朝直接谈判本身会使朝鲜自认为获得了“核国家”的认同,从而使得外界得出美国已“默认”朝鲜为有核国家的错误结论;其次,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与军事威慑。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多项制裁朝鲜的法案,进一步孤立朝鲜,扩大对朝制裁,授权政府对向朝鲜核项目以及弹道导弹发展提供支持、向朝鲜输送奢侈品、参与洗钱和伪造货品、协助“朝鲜侵犯人权”的公司实施制裁,确保朝鲜接触不到硬通货。同时,在朝鲜半岛积极实施军事演习,将进攻性武器输入到半岛。在国际上,通过“朝鲜人权问题”国际化使朝鲜处于更为孤立的地位;再次,通过“战略忍耐”最大限度地巩固与韩国、日本的同盟关系,并积极建立美、日、韩三边的战略协调。奥巴马执政期间,朝鲜半岛历次危机都不断巩固着美韩同盟,美韩两国在军事协作、实战演习、情报互享等多层面上完善了彼此的协调。最后,保持与朝鲜非官方渠道的沟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朝之间一直保持着“纽约渠道”“伦敦渠道”“新加坡渠道”等渠道的畅通。美朝民间往来依旧进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一直保持在朝鲜国内的活动,从事人道主义援助及人文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一直保持着连续性。它的主要特征是与盟国和相关国家进行战略协调,而不是单独行动;对朝鲜采取制裁和军事威慑双重施压;保持与朝鲜的联系渠道,以实现危机管控。虽然“战略忍耐”以朝鲜威胁为借口,巩固美韩同盟,并努力将韩、日纳入其“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体系中,然而它过分突出原则,最终使美国政府对朝政策越来越僵化,反而失去政策的灵活性。此外,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并加大施压力度,使得美国国内对朝鲜厌恶的情绪十分高涨,政府内对朝鲜进行接触越来越缺乏动力。而最为重要的是,“战略忍耐”巩固了美、韩、日三边同盟,却带来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疑虑。在萨德问题上,中美、俄美、中韩等关系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韩国专家认为“美国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第一目标就是中国,而如果韩国官方正式发布消息,那必将刺激极其敏感的中国,将对中韩外交关系带来不小的风波。”^①从上可以看出,这种巩固同盟的方式不仅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反而刺激朝鲜不断提高其核与导弹技术,不仅没有让朝鲜软化立场,更造成半岛南北关系持续对立,东北亚形势一再升温。

五 “极限施压与接触”: 特朗普政府初期的对朝政策

随着特朗普上台执政,朝核问题已位列白宫对外政策的优先议题。事实上,特朗

^① [韩]刘贤政:《AIBB和THAAD:关于两者联系的可能性研究》,载《半岛研究评论》,首尔·世宗研究所,2015年3月,第294期,第1页。

普在大选期间就屡次谈起朝核问题。2016年5月,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愿意同金正恩对话,尝试去停止朝鲜核计划。对于金正恩2017年新年讲话提及威胁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已进入收尾阶段,特朗普在推特表示“不会发生”,并以强硬的姿态显示出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自特朗普主政以来,朝核问题已成为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对外事务之一。特朗普政府试图做出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以实现在朝核问题上的突破。

面对半岛日趋紧张的形势,特朗普团队对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评估,并大致规划出新的对朝政策。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提出对朝“极限施压与接触”的新政策;即旨在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综合手段让朝鲜停止其导弹和核活动,并最终弃核。如果朝鲜愿意改变其行为,美国将与其接触,实现直接对话。这是一项全面、综合性的战略。其手段包括经济、金融制裁、军事演习、外交孤立、甚至对朝鲜进行军事性打击。正如时任国务卿的蒂勒森重申的那样:“一切选项都放在了桌子上”。^①同时,“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并没有放弃与朝鲜的接触。在施压有效的条件下,美朝需实现以无核化为目的的对话。“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整合了美国可以使用的大部分战略资源,即将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军事手段都综合起来,因此它所带来的效果也较前任政府更为明显。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首先,空前的经济制裁。“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切断朝鲜的外汇资金链。2017年,在历次朝鲜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后,特朗普政府在联合国率先起草涉朝制裁决议草案,并主导性地通过。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也对朝鲜实施单独制裁。^②2017年9月21日,特朗普宣布,他已签署行政令扩大对朝鲜的制裁范围,授权美财政部制裁任何与朝进行贸易往来的个人或实体,以及协助促成相关贸易交易的金融机构。2017年11月20日,美国政府宣布将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要求一些国家驱离朝鲜外交官,以切断朝鲜获取外汇重要的外交渠道。此外,美国财政部还与美国国务院、美国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全球航运提示”,警告继续通过船运方式和朝鲜进行货物交易者将受到制裁。直到2019年3月,美国财政部还在加大对“疑似违反联合国涉朝制裁”的国际公司实施“次级制裁”。由上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朝制裁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深是空前的。这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已经在全球构筑起一张经济封锁朝鲜的网链。

其次,升级版的军事威慑及“军事打击”威胁。目前特朗普政府涉及对外政策的

① “Donald Trump on North Korea: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August 29,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2017/08/29/trump-says-all-options-are-on-the-table-for-north-korea-white-house.html>.

② 《美财长警告因朝鲜问题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2017年9月13日,参见网址:<http://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170913-794949>。

官员很多来自军方或鹰派。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韩时声称,“朝鲜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会得到有效和压倒性的反应。”2017年6月,美国在韩国部署空对地导弹。2017年10月,美国向日本出售50余艘高级巡航导弹。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历次美韩军演的规模都大于前任,进攻型武器以及航母群纷纷亮相,而且还经常突然宣布军演,造成对朝鲜的军事性打击的声势。随着朝鲜洲际导弹对美国本土的威胁日益明显,特朗普凭借“美国利益优先”的外交理念对历届政府的军事打击方案进行综合评估,对朝鲜相关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方案遂将成为白宫的选项之一。^①通过这种小规模打击来威胁朝鲜,迫使其重返无核化会谈,同时向朝鲜传递一种信息,这种打击并不是“全面战争”或进行“政权更替”的行为。尽管五角大楼可以对任何一种打击方案将给美韩造成的人员损失进行精心筹算,但不可否认,对朝鲜的军事性打击将使得东北亚局势急剧恶化。

最后,在施压有效下接触朝鲜,乃至进行首脑会谈。2017年5月,美朝在挪威奥斯陆启动“1.5轨”对话。2018年,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元旦致辞以来,韩朝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积极改善南北关系。3月8日,在美国访问的韩国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溶在白宫向特朗普汇报他近日访问朝鲜的情况,并向其转达了金正恩希望能尽快同特朗普会面的意愿。在会后的记者见面中,郑义溶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他将于2018年5月之前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会面。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似乎看到了效果,朝鲜已经表现出妥协的迹象,而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将是美国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最终确定对朝政策的基调。

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声称“战略忍耐已终结”,而通观“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的实质仍是立足于“战略忍耐”政策,只是全面提升了“战略忍耐”的实施手段,以达到迫使朝鲜弃核的目标,可以说是“战略忍耐”的升级版。这种全面综合性的对朝鲜进行施压其效果是明显的,它在短时期对朝鲜形成了实质性和经久性的压力。“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唯一与“战略忍耐”政策不同的是,在“战略忍耐”中,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正式直接对话,并坚持只有朝鲜无条件弃核,才能恢复双边的谈判。而特朗普政府在“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中坚持美朝直接对话,甚至在美朝首脑会谈前夕,降低了对话的门槛。特朗普政府认为,如果要改变朝鲜的行为,只有亲自与金正恩会面,了解朝鲜的意图以及是否妥协的条件。因此,美朝直接对话是必要的。然而,这一战略需要得到美国决策机构各级部门的相互协调、统筹部署,也需要得到盟国的大力配合,以及周边国家的协助才能完成。仅凭“单边主义”和突发奇想不但不能实现

^① “What the US Would Use to Strike North Korea,” January 5,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orldview.stratfor.com/article/what-us-would-use-strike-north-korea>.

其战略目标,反而会刺激朝鲜,继续推进其核武和导弹计划,造成东北亚局势进一步恶化。

2017年8月,朝鲜对美国的口头威胁不断升级,从要“毁灭美韩基地”,到“核武打击美国本土”,再到“导弹打击关岛”。特朗普则警告,若朝鲜再挑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怒火与武力”还击。“八月危机”爆发,朝鲜半岛陷入“随时开战”的恐慌中。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氢弹试验,并声称氢弹将会装载在洲际导弹之上。2017年11月29日,朝鲜宣布,当天成功试射新开发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在一波又一波的导弹试射、核试、制裁、军演下,特朗普执政第一年的朝鲜半岛就陷入动荡之中。美朝关系走向最低谷,军事危机一触即发。

随着2018年初南北关系实现突破,3月,特朗普宣布进行美朝首脑会谈,然而政府仍将维持对朝鲜的施压。因此,对朝鲜的制裁并不因此而减轻,反而要更加强化。2018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美国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由上可见,即使美朝首脑会谈也无法改变美国对朝鲜的惯性思维。

六 美朝首脑会谈的得与失

2018年6月12日,美朝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从而开启了朝鲜半岛新的历史性机遇。按照双方达成的会议精神,美朝致力于建立新型美朝关系。根据峰会签订的《美朝联合声明》,“美国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而朝鲜也重申了对半岛完全无核化坚定不移的承诺。”^①以新加坡会议为契机,美朝一系列的高级别对话相继展开,从而预示着两国寻求关系改善的努力进入了“深水区”。

2018年7月6日至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第三次访问朝鲜后,表示他的访问富有成效,双方会谈几乎在所有核心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并且制定了朝鲜无核化的时间表。然而,2018年7月7日,朝鲜外务部发言人做出态度相反表示,指责美方提出了“强盗性的要求”,并表示“十分遗憾”。这是新加坡美朝峰会举行以来,双方发生的第一次公开龃龉。2018年7月12日,特朗普在其社交网站“推特”账户上,公开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来函。特朗普称,这是一封“非常好的来信”,显示美朝关系正在取得重大进展。2018年7月14日,韩国外交部官员报道,美国已经加紧准备,包括尽快组建一支成员大部分为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谈判队伍,与朝鲜开展新一轮的无核化会谈。2018年7月15日,时隔九年零四个月的美朝将军级别会谈在板

^① 《美朝首脑峰会联合声明》,《纽约时报》,2018年6月12日,参见网页:<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0612/trump-kim-summit-statement/>。

门店举行,会议主要讨论朝鲜归还美军阵亡者遗骸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是朝鲜向联合国提议提高会谈级别。从1998年到2009年,美朝高级军事会谈共召开了16次,遗骸送还议题在此次会谈中首次提出。

2018年,美朝之间的对话在三个轨道上并进。在元首层面,特朗普与金正恩之间保持着良好的联络和积极的互动。双方都希望建立新的美朝关系。在情报部门层面,美朝一直为筹备第二次首脑会谈进行磋商。但在最重要的外交层面,新加坡会晤以后,美朝外交工作组很快就陷入僵局,这是美朝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与偏见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元首可以通过互访及各种国际场合的接触建立深厚的个人关系,从而为两国业已达成的共同政治承诺提供坚实保障。但如果是对立已久的国家之间,仅靠几次首脑峰会是无法改变整个国家机器的惯性和固定思维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朝鲜尽快开启具体的弃核步骤,实现全面的、可查证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原则,而朝鲜则希望与美国尽快开始和平机制的谈判,争取早日签订《终战宣言》。可见,基于各自利益及国内政治的状况,各方对彼此的诉求不同,从而导致两国迟迟不愿回应对方的期待。从美朝工作谈判可以看出,美方谈判团队在半岛事务认知、对朝思维以及美朝关系正常化等具体步骤上都毫无新意,反而表现出偏见及情绪化的痼疾。

2019年2月27日至28日,第二次“特金会”以一种戏剧化的“无协议方式”而结束。美朝官方都相继发声,相互阐明立场并委婉地指责对方的“无理要求”,双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核清单申报领域、核设施废弃及制裁解除问题上。美方认为,“朝鲜希望完全解除制裁,美国无法满足其要求”。^① 特朗普说,“宁边虽然是个大规模的核基地,但朝鲜仅废弃宁边核基地,并不能让我们满意。朝鲜必须采取更多无核化措施,我们才可能放宽制裁。”^② 特朗普和蓬佩奥还一致谈到“宁边之外的核设施”,“在宁边核基地之外,朝鲜还有规模庞大的核基地”。^③ 美朝领导人时隔八个多月再度会面,却只是见证了双方对于“无核化”和“解除制裁”之间的巨大分歧,未来对话前景暗淡。这次谈判破裂的峰会反映出持续近一年的美朝对话仍处在胶着状态,而其中主要的阻碍因素还是美国对朝鲜战略思维中的痼疾。

美朝新加坡峰会后,有关“朝鲜秘密核导设施”的研究报告在美国智库及相关听

① 《无人大手笔让步,朝美未达成大交易》,《韩民族日报》,2019年3月1日,参见网址:<http://china.hani.co.kr/arti/northkorea/6226.html>。

② 《无人大手笔让步,朝美未达成大交易》,《韩民族日报》,2019年3月1日,参见网址:<http://china.hani.co.kr/arti/northkorea/6226.html>。

③ 《无人大手笔让步,朝美未达成大交易》,《韩民族日报》,2019年3月1日,参见网址:<http://china.hani.co.kr/arti/northkorea/6226.html>。

证会中纷纷出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警示特朗普政府不能轻信朝鲜,他们迫切要证明“朝鲜在与美国进行协商的同时,还在继续进行核导开发项目”。“自2019年1月以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降仙、宁边或其他未知铀浓缩场所里的离心机已停止运转。”^①美国国内媒体也以此不断渲染。在会谈期间,以博尔顿为代表的强硬派突然向朝鲜抛出“宁边以外的核导设施”的话题,并公之于众,更反映出这种典型的对朝战略思维,即“不相信朝鲜会弃核,并以此再次证明金正恩和前任朝鲜领导人一样,还在欺骗美国。”^②与此同时,国会、政府官员及智库专家都担心特朗普会降低标准,最终承认朝鲜“有核国家”地位。冷战思维的一个标准定式就是把对敌国的让步视为绥靖,这些都对特朗普、蓬佩奥形成不小的压力。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对朝鲜的偏见与敌视并未减少,美朝对话从一开始就进入相互猜忌的循环之中。

结语：美国对朝鲜战略思维的得与失

如果以战略视角通观冷战后美国政府对朝战略思维,可以发现,其一直游弋于接触与遏制两个极端,从而造成美国政府不连贯以及越来越僵化的对朝政策。由于对朝鲜长期的不信任,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对朝鲜战略思维都是以遏制为主,接触只是一种暂时的战略手段,因此无法真正改善与朝鲜的关系。此外,历届政府对朝战略思维的核心是为了巩固盟友,把握半岛事务的主导权,而不是去认真理解朝鲜的心理和行为。这种偏激的思维随着与朝鲜的较量不断固化成为一种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历届政府制定出对朝的政策,不仅无法实现半岛无核化,反而使半岛局势一再恶化。如果将这种战略思维加以综合评估,可见其如下几点:

首先,美国在对朝战略思维上,战略方向与政策路径都存在严重的模糊与混淆。美国历届政府对朝战略目标有时设定为促使朝鲜弃核,有时在意识形态至上的冷战思维影响下,将“政权更替”视为战略目标,有时则又要和朝鲜签订永久的和平协定。目标的不确定导致决断意志上的薄弱与摇摆,以及手段之间相互掣肘。一段时期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而另一段时期内又试图用“总体交易”一揽子解决朝核问题,即通过能源补偿、粮食援助、双边关系正常化、缔结和平条约等多项内容打包而成的综合“筹码”,换取朝鲜在弃核、中止导弹试射、削减常规军事部署、改

^① “US Commander Warns of Little to No Verifiable Change in North Kore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CNN, February 13, 2019, available at: <https://edition.cnn.com/2019/02/12/politics/us-pacific-command-senate-hearing-north-korea/index.html>.

^② 《美专家：峰会无成果 金正恩损失较大》，《联合早报》，2019年3月2日，参见网址：<http://www.unzbw.com/cngov/2019-03/0254824.html>。

善南北关系等方面的实质性改善。同时,向中、俄推卸部分规约朝鲜的责任,以掩盖自身的政策缺陷。这种目标与手段的不一致不但不能赢得朝鲜的信任,反而使周边国家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怀疑,半岛无核化进程一直停滞不前。

其次,美国对朝鲜的战略思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它使得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渐渐丧失了战略应有的灵活性。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朝鲜从接触到强力施压,反映出对朝鲜越来越失去信任,两国互信降至冰点,这就促使美国各涉朝部门坚信在军事上的威慑、政治和经济上保持孤立和制裁依然可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虽然美国政府认为这种施压的着眼点在于对朝鲜行为的规制、引导和塑造,而非对其政权存续的终结,但朝鲜却认为这是对朝鲜生死存亡的威胁,同时美国也不敢对朝鲜真正动武,因此朝鲜必须发展完善其核武和导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这种僵化思维并没有对朝鲜产生真正的威慑作用,反而刺激了朝鲜。

再次,美国对朝战略思维中的感情因素经常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政策效果经常出现非理性的一面。冷战后历次美朝对话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而美国政府则归结为这是来自朝鲜的“欺骗”,美国对朝鲜的厌恶一度成为左右其对朝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美国国会屡屡出台针对“朝鲜人权问题”的法案,导致国内民意对朝鲜的敌视呈上升趋势,而历次“人质危机”又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决策层对朝鲜的仇视。这种感情因素不可避免地加深了美朝之间的不信任。

最后,“傀儡意象”的思维定式使得向中国推卸责任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的固定手段。自冷战以后,中国被认为是“对朝鲜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国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美政府力促美朝会谈需要有中国参加,奥巴马政府坚持这一思路。但美国一直过高估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将朝鲜的“挑衅”行为归结为中国管控朝鲜不力,又将近来的中朝首脑会谈理解成“中国背后操纵朝鲜”,这样不切实际的“傀儡意象”性思维当然会引起中国的不满,从而导致朝核问题始终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以上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朝政策鲜明地体现出其对敌对国家的战略思维定式:利用复合手段强压遏制其生存;以威胁为由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大国一致”的原则与大国进行政策协调;从内部改变敌对国家等方式。在缺乏有效的多边机制规约与制衡下,这种战略思维的结果就是陷入“短期交易—一方背叛—另一方报复—冲突升级—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再接触”的恶性循环中。美朝双方不但没有最终改善两国关系,反而加剧了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李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李墨)